



实力作家文库·第6辑

主编 陈鸣

存在 与 象征

叶世斌 // 著

CUNZAI
YU XIANGZHENG

作家出版社



实力作家文库·第6辑

主编 陈 鸣

存在 与 象征

叶世斌 // 著

CUNZAI
YU XIANGZHENG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与象征 / 叶世斌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6

(实力作家文库 / 陈鸣主编. 第6辑)

ISBN 978-7-5063-5940-5

I. ①存… II. ①叶…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9046 号

存在与象征

作 者: 叶世斌

责任编辑: 那 耘 白连国

装帧设计: 魏玲丽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数: 220 千

印张: 11.25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5940-5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叶世斌论

——从《门神》到《存在与象征》

章亚昕

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外化，叶世斌的创作道路，正是自己心路历程的缩影。由此可见诗人的真诚与执著之重要，抒情主人公从出门到上路，在途中悟大道，由反思见本性，构成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共和国第二个30年的感悟和体验，凝聚在他的心路历程中，从探寻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出发，最终以确认命运的独一无二性结束——知天命的抒情主人公，走得比西天取经人更加长久！果然是：天机八卦炉，地理五行山，人间乾坤道，夫妻共百年。

从心路历程到创作道路，从风格追求到人格塑造，诗人走上一条从过去之我到未来之我、从现实之我到理想之我、从风格塑造到人格完成的追求之路，这正是一条从《门神》到《存在与象征》之路。

就这样，艺术的生命见证了诗人性灵的探索旅程。近作《存在与象征》作为抒情主人公探索过程中阶段性的节点，便浓缩了自己生命中存在性的体验和象征性的感悟，呈现本真的人格形象。诗意因此成其为心灵的家园、精神的归宿。30年华5本书，

种种甘苦书中诉。当然，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司空图告诉我们，诗必须品，品味诗歌又必须从作品中的意象出发，面对一切存在，面对一切象征。对于读者，阅读叶世斌是很有意义的……

上篇：从出门到上路

2006年作家出版社推出“叶世斌文集”，其中包括诗集《门神》、《倾听与言说》、《在途中》，以及小说集《你走不出你的鞋子》。我在阅读中发现，诗集《门神》、小说集《你走不出自己的鞋子》第一辑、诗集《倾听与言说》、小说集《你走不出自己的鞋子》第二辑、诗集《在途中》仿佛五个乐章，亦即形成了作者心灵史的五个阶段。

换言之，这五个阶段恰恰成为从出门到上路的心理过程：从1982年到2006年，大致相当于四分之一世纪——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科学发展，深刻的社会转型带来丰富的体验和感悟。从出门到上路，叶世斌的心灵史由此而获得相应的社会意义与历史内涵。唯有行万里路又读万卷书，他才获得如此成就。

诗歌与小说的交替，主要不在于抒情与叙事的转换，而在于创作中感悟与体验的对接：诗歌的意象和小说的形象，凝聚了人生经验，表达了自己的理想，让美感跳跃在动作性和歌唱性之间，为身历大时代的“我”传神写照。但是，第五个乐章《在途中》作为阶段性总结，乃是在途中悟大道，遂构成中篇的论述内容；下篇则是最近出版的新作《存在与象征》，正好与《门神》首尾呼

应,标志30年旅途的整个过程。

作者出生于大跃进的1958年,20岁时抓住恢复高考的机遇,成功进入安徽师大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同年开始发表作品——对于他,诗集《门神》正好是“出门”的象征。这本诗集中的作者像摄于1981年,那神情中少了些沧桑感,多了些清秀气,正是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形象。张立群评说道:“诗人无疑是以一种虚拟并且带有公共色彩的方式,将‘诗人’和‘门’进行了普泛意义的书写,并将沉甸甸的思考嵌入其中,于是,‘诗人’与‘门’就在一种对应结构中产生了相互介入的可能。当然,对于叶世斌而言,为了能够将‘门’的意义赋予得更加充分,他还别有用心的使用了‘居心叵测’、‘空虚’这样极具感情色彩的修饰语,不过,那句‘世界相当于门的形象’,还是泄露了他写作的意图,即他期待以‘门’的隐喻为‘诗人’设置人为的障碍。”^①

“门神”就是“门”的人格化意象,也是对特定“世界”的隐喻,因为变革时代人生的选择,无非就是开门与关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门神》写在历史转轨的入口处。叶世斌诗歌创作的特点,由此而呈现出来:寓人于物,由物及人,化具象为抽象,化抽象为具象,创造感知、情感和思想三位一体的艺术境界。通过虚实互换,诗人从意象出发,注入情感与思想,塑造出物我合一的艺术形象。深厚的情感转化为审美的境界,通过词语的反复和对比,通过意象的相互呼应,作者以一个比喻呼唤着另一个比喻,以一个联想牵动着另一个联想,让词语在重复和变化中形成了内在的秩序,仿佛在应和情感的音乐。

“代沟”历来是转型期特有的文化现象,1980年代的校园文学分明具有亚文化群特色。如何面对历史,如何面对世界?在抒情主人公的焦虑中浓缩了社会使命感,于是,《祖母之死》表现了

代际对话的情怀,他沉思“奶奶的意义”,竟然一叫“奶奶”,就感到自己“长满胡须”;而《父子》这首诗则更为形象:“临缸而坐/长钩垂钓/始知无风起浪的原来是鱼/浮子在水上漂流至今/从来钩钓一潭死水/他有充分的把握/使古人的姿势年轻”,父子之别凝聚了古今之别。

如何告别传统开创未来?如何纠正过去的失误创建新的辉煌?诗人对此感到焦灼,《太阳以及我和父母兄弟姊妹》遂感叹道:“无论如何,给我们痛苦最深/和最为我们苛求的人/是我们最亲爱的人”。新时期意味着历史经验的调整,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自觉性和开辟道路的使命感。过去的典籍也就值得警惕,“进入书房就像进入一个虎穴”,《进入书房》的抒情主人公便如是说。看上去是错觉,其实是通感;要说是通感,又成为妙悟。世代是抽象的,“父子”则是具体的;传统是抽象的,“书房”则是具体的。世代情怀与时代情境浑然一体,《在天空的俯冲下》这首诗就展示了时代的冲击波,因为离开世代的自觉,缺乏归属感的抒情主人公便不自信,就担心“我活着,站着,今天重复别人/明天重复自己/然后沉默于无声的谎言”。自信而自强的他,选择了独立:

活到最后一个
成为最富有和最孤独的人
所有潜流内化了的希望
给我以尖锐的激情和诗意^②

独立的人格以其尖锐的目光为指南,以其强大的动机为动力,以其体验和感悟为支撑的双翼。行万里路是体验决定感悟,读万卷书是阅读决定写作,从事审美的再体验和人生的再感悟。抒情主人公认为“我只能相信目光,翅膀和想象/相信布满尘世

经验和寡情的面孔/相信灵魂的沉默矿井一样深暗/和富于内涵”。“目光”指向认知，“翅膀”象征动机，“想象”趋于诗意，它们共同构成充满精神活力的“潜流”，那就是他的青春之歌。这种整体性的观感，来自相互映照的审美知觉，我们可以想见比喻背后隐藏的种种匠心。

于是，未来的大门在想象中被打开，叶世斌走上一条寻找人、挖掘人、认识人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对读者颇多启迪。《诗人和门》遂指出：“世界相当于门的形象/如何走出这道门/是这个黄昏必须回答的问题”——

诗人以手以脚以头
以各种方式和想象扫地
出门，被门坎纵横
割得支离破碎
这时黄昏垂下黑帘子
他认定门外飞过他家的鸽子^③

抒情主人公发现“不安的诗人永远在诗里门里门外”，他感知到的都属于“从前”，他想象到的才属于“此后”，所以想象力就是会飞的“鸽子”。因此“诗人的诗具有无门的意义”。在这里，想象的空间范围被转化为时间尺度，一种与生命同在、与世代并行的时间尺度。这是一种超现实的艺术境界，“黄昏”提示生命的有限、追求的紧迫，而与“门”的搏斗则属于创造未来的追求——走出过去并创造未来，正是发自一代人内心深处的呼声。审美有丰富的想象力，生活便富于创造性。诗的印刷形式是分行排列的，仿佛山水画，在书页上留下了不少的空白，可以引起对于文字的高度注意，还具有召唤想象力的作用。叶世斌擅长计白当黑，让诗节具有写意的特质，用意象的审美知觉诱发情感体验。

告别传统、开创未来的时代精神，自然闪烁在字里行间。充满青春活力的入世之思，自然而然地渗透进“动”与“静”交替的意象思维中，种种心事，包括对人生的理解与追求，都在想象中被表达出来。犹如《树：致风的情诗》：

我在这里默立了很久很久
只有你摇撼过我的生命
我倾向于你的走向
但终究没能伴你起飞
这是谁都无可奈何的事
你知道：所谓根就是寸步难移^④

从何其芳的《预言》到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在情诗中不仅仅流淌着情歌的旋律，而且总是伴随着一种无奈的距离感：渐行渐远，爱情总是在距离拉长时转化为悲剧，促使抒情主人公思绪万千——如何期待距离的消除，如何渴望远行者的回归，如何绝望于心上人的自身边离去而且一去不返……但是，抒情主人公的“无可奈何”，却是与“起飞”的向往同在，因为“根”之所在亦即家之所在，所以长者与传统同在，而“寸步难移”则具有出门难的悲剧性。《从这个敞开的门走出去》这首诗，便充满了崇高感：

是谁破门而入夺门
而出，盗取我们
门口空无一人，纸声霍霍
门神的忠实催人泪下^⑤

对照本诗的上下文可以看出，“纸声”应是门神像在风中抖动，儿女情长，心思已经是随风万里。“纸”与“典籍”相互呼应，路则伴长风一同延伸。诗人的结论是：“从这个敞开的门走出去/我

能带去的仍旧只有一条门槛”。这“门槛”犹如家园留下的心灵印记,尽管一步跨出去就是千里万里。“门槛”如刀,斩断“从前”和“此后”之间的联系,犹如贾宝玉出家,红楼梦醒,过去已去,未来将来,现在正在,而今从读万卷书的校园到行万里路的社会,抒情主人公充满大时代的使命感。《我不知道身在何处》遂这样说:“路是一个难题”。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你知道过去和现在,却未必了解未来——选择就成为生命历程中首要的课题。抒情主人公又如何走下去呢?

有道是三十而立,进入而立之年的叶世斌开始了小说创作。小说集《你走不出你的鞋子》成为诗人新的收获。这些作品如许春樵所说的,“叶世斌早期的小说《今年的男人都在落发》、《你走不出你的鞋子》、《家园》、《幪巾》等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存在哲学不谋而合,在荒诞和荒谬的生存事实中质疑活着的理由和依据,小说的叙事中大量运用了超验的感觉、意象、描写,小说结构反线性、反故事性推进,是属于典型的‘先锋小说’文本。近两年的小说创作明显转型,小说由对形而上生命存在的追问转向对形而下日常生活的细察与解剖,情节性、人物性格、细节能力都得到了强化,但其对人物和故事的复调性处理使小说依然坚持着对当下世俗人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而且从整体上看,小说也由早期的尖锐、对峙、绝望的情绪转为宽容、悲悯、拯救的态度,如《谁掏空了谁的口袋》、《他一生都没走过这座桥》、《你去问世道人心》、《美丽的惊吓》等。”^⑥书中的16篇小说完成于两个阶段,前8篇组成第一辑,是1989年到1993年的作品,后8篇组成第二辑,是2004年到2005年的作品。书中作者玉照摄于2000年,恰在两个阶段之间,在神情中已经不乏沧桑之感。

许春樵所谓“早期的小说”相当于第一辑中的现代主义实验文本,所谓“近作”则属于第二辑中的新写实文本。在第二辑小说之前,还有一本诗集《倾听与言说》,乃是诗人写在20世纪90年代的力作。我们先谈第一辑,叶世斌相当于后记的文章《含泪的诀别(代跋)》就写在这8篇小说完成之后。由此可见,第一辑小说具有独立性。他指出:“这是一场虚拟的爱情,这是一封真实的情书。现在,我愿用它代替思念,泪水和铭心刻骨的疼痛,为我们那场人世罕见的生死相爱唱响挽歌,并留作纪念。”^⑦诗人如此动情,岂可无因。这些话,让我们想起了上文中提到的《树:致风的情诗》。

这些小说是30岁以后的作品,果然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鞋子”作为隐喻,直指人生旅程中最亲密的同行者,犹如提琴伴随乐曲,情怀伴随经验,见闻伴随道路,恋爱总是伴随成长着的生命,引导心灵参悟人生的大道。然而纵然自己身在天长,情缘却难以地久。“诗人像一个不幸的读者。当他正为一部佳作的精彩情节所吸引,书中突然出现了空页。这极大地挫折了他的阅读情绪。他耐心地翻下去,再出现的空页动摇了他的信心,同时也强化了阅读期待。他期待着。他烦躁起来。他的稿纸上出现了残章断句。他的稿纸撕了一地,那碎碎片片如错过季节的落叶。”^⑧行路就这样变成阅读,结局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6年的情思,如“梁祝”中的校园恋情,又如同“红楼梦”一般的无家可归;而小说《家园》也呼应着上文中提及的《父子》那首诗:“他想,这条虚悬的线,这条穿过浮子充满节奏感的线,从秋水寒江,涧边溪侧一直延伸到这口水缸里,实在充满了诗意。这使他联想到,他已经端坐了无数个世纪,他有充分的把握这样一直坐下去,使这个古老的姿势永远年轻。”^⑨就这样,诗意便在

小说中得以延伸。

诗文一体以其“互文性”，成就了小说文本的现代性。小说《你走不出你的鞋子》描述遇到女尸后单光的战战兢兢，他怕受牵连，更换鞋底，越是要洗清嫌疑结果是越抹越黑——为了证明没有杀害那自杀的女人，结局是绝望地自杀！事实上，人生与命运同行，与亲友同行，实在难以远离悲剧。《你亮出你的盘子》的主人公，不过是把泥土当成文物，错认冯京做马凉罢了。但是，历史转型期伴随物质占有的冲动，那发财之梦同样扎根于潜意识，无非在误会冰释后，悲剧表现为喜剧。食色性也，《太阳的语言》借用洪水意象成就了叶舟的传奇：他与毕云热恋于孤岛般的晒台上，当阳光重新照耀晒台，毕云却不在了！好像《药》中拿骰子当药丸吃的“二婶”，作为象征，似乎在讲述欲望如何唤起狂热。《今年夏天男人都在落发》则表达了生存的焦虑。与此构成对比的《古老的话题》，更是道尽人生中的恩怨情仇……

痛苦令诗人变得深刻，而无家可归的痛苦则是最深刻的经验。1990年的照片出现在诗集《倾听与言说》上，作者目视苍穹，神色肃穆凝重。此时他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六期文学创作进修班，并且开始写作《倾听与言说》中的作品。曾经有识者将该书列入20世纪90年代汉诗10部重要诗集。孙基林指出：“正是这种私人在世的体验、扣问和具体书写，才更为深切地进入了人类与其生存境遇的本质关联之中，并且揭示了人的生命的本真世相和现代主义的存在主题。……这种无家可归的异乡者和局外人身份及存在处境，使存在者体验到的只能是存在意义上的孤独、冷漠、虚无、荒诞甚至死亡。”^⑩孙基林的评论是中肯的。对于现代诗，意象是审美知觉的重点对象，它意味着经验的诗意化。如果我们寻求风格与人格的对应关系，就会发现诗歌与小说的对

应中,还有审美经验与人生经验的对应,不过前者更加务虚,而后者相对写实罢了。

这部诗集共分四辑,第一辑名为“在落叶上建造驿站”,呈现了岁月不居的飘零意象。《在落叶上建造驿站》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告诉我们“我只能在落叶上建造驿站/以一生完成一次飘零”。飘零的异乡人作为自我定位,决定了悲思只能深藏在内心深处。他遂叹息道:“我的儿子,他可知道我在他的纸箭上/飘落,多么实在和美丽地疼痛/他可知道有一种歌声/井蛙的歌声,使土地深沉”(《既然黄昏河水般漂流》)悲剧性记忆被深深埋藏,可是即便在快乐的游戏里,在亲爱的儿子面前,诗人依旧难以抑制发自内心的痛楚。

《我永远有泪难流》的悲剧情调,让叶世斌的诗句酿成了浓郁的烈酒:“我相信一颗泪水/够渔夫一生打鱼晒网”,一切意象都生动在悲情之中。然后,便有了“冷”的诗学。《冷字》如是说:“在寂寞的古道上/我凝视冷字/跟踪冷字, 积累/丰富的尘灰/如固执的传统/在时间里扎下根, 不可动摇”——从火山灰的冷凝之道,找到意象的凝练之法——这是一个令诗意进入永恒的不二法门。这也是一条从戴望舒到洛夫的抒情传统。诗人从“冷”出发,走向崇高之境。其中想象的运动和语言的节奏,具有音乐性的节拍,从而造成艺术的整体性与风格感。风格是一种情调,耐读的诗歌经过反复玩味,会引起读者对于人生经验的联想,让读者的人生经验进入审美知觉——进而化读者的人生经验为审美经验。

所谓崇高之境,是对第二辑“火焰围绕树木的方式”而言:火焰虽然在外面跳跃,却灼痛了内心——那是一种内在的燃烧,犹如《洗衣石》中被击打的衣衫倾诉着“我”和“女人”之间的全部情

节。因为“洗衣石”留下了她“生动的掌纹，气息和水蛇的心思”，同样“千年水歌”也在诉说一切，那种“汗水的打击使我隐隐作痛”。仿佛衣衫之环绕人体，《火焰环绕树木的方式》说道：“你代表我的全部想象/体现在山岗上，真实，鲜明/丰盈的白蔷薇盛开细节”。针对这细节，《误读〈聊斋〉》借助神话悄悄讲述着故事的真相：

星辰下，谁家的窗帘无风飘拂
百年人妖在故事外面行走
邪恶的牡丹打湿所有土壤和屋宇
我的精灵，我已身不由己，无可挽回^①

“误读”让阅读变成严峻的事件，故事具有英格兰小说的哥特风格。恐怖的氛围来自“聊斋”的诡异性，鬼气森森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利用叙事的才华。那些“无风飘拂”的意象往往来自过去，而“身不由己”的情节则暗示未来的难以掌控。《就像一个喻词照亮一首诗》告诉我们，关于“睡莲”之“梦”，抒情主人公“终身难忘”，那认知的深刻性转化为情怀的持续性，“足够激活你一生”。树木的燃烧也许只是瞬间，那场火却会在年轮上留下最深刻的印记！“喻词”让意象表现一切，让经验承载诗意，诗人贴身紧逼，借题发挥，以知性的分析综合写实与象征，达到现实性、社会性、时代性、创新性。

梦中的“火焰”，也可以冷凝为意象的“月光”，第三辑“巨大的月光临照老屋”，就彰显了暗中之明、静中之动。《风暴眼》说“风暴”其实不过“扬动想象的情景”，那奔放的激情“使我困倦的歌声终年不息”。诗人还解释说：“你不可能比一片茶叶更疲倦”，因为“夜气，养育我们的泉水”（《你不能指望茶叶释放金子》）。抒情主人公将内在的体验化作诗句，似茶叶不停地将韵味渗透清

泉！于是，“我天姿丽质的姐妹”遂成为桃花源中“真正的桃花”（《遗民——读〈桃花源诗并记〉》），而且“老屋在月光里下沉”，抒情主人公自然“临照一种古老澄明的心境”（《巨大的月光临照老屋》）……一切都若有若无，若即若离，似是而非，在不确定的语句中形成诗歌艺术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因为语言的力量来自联想，他在联想中形成了有深度、有密度的戏剧性表现方式。在这里，人生经验与审美经验相互重合、相互渗透，使得读者经验诗意化。于是记忆中的表象不再是生活中的印象，它变成了审美知觉，并在情感活动中进入联想，融入与诗意相应的风格。读者以往的经验因此变得更加丰富，似乎人生经验在模仿审美经验——让记忆进入想象后，回想中的林林总总也就产生了诗的意义。

第四辑“先验的飞蛾穿过夜晚”，就在《瓦》这首诗中，从房瓦上放飞了“思想”之“鸽”，诗人更以“鞋掌”来“收藏”路上的“伤痛”、“释放”心头的“声音”（《一枚鞋掌是一种方式》）。这一切，非常精确，非常浓缩，以象征的眼光看社会，诚然属于行者的歌吟。抒情主人公边走边唱，一边压缩语言，一边延伸想象，比写实更写实，比现代更现代，犹如《风》所说，“风是我们心灵世界的自然”。诗人的想象便往返在灵与肉之间，实话虚说，强化语言的张力，借助意象之光烛照一切。他的激情犹如飞蛾扑火，让自己的记忆化作美丽的诗句。这是真诚的性灵之旅，此时此刻，一切皆被生命点燃了。由于让个人的身世命运汇入情感和想象，并且在联想中加以展开，这有助于强化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诗意引导人生，确立人生信念，坚定追求的决心，美化思想和感情，形成更加高尚的人格与风格。

如上所述，《你走不出你的鞋子》第二辑的8篇小说，写在

2004年到2005年,亦即写在出书前不久。许春樵认为:“近期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超越和突破了平庸小说的故事简单化、人物脸谱化、语义单一化,‘复调’运用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准确深刻的,这与作家人情练达的经历有关,更是作家世事洞明后的个人化判断,用复杂的眼光去审视更加复杂的生活,用多元的理念去判断更加多元的人物性格。”^⑩这种文体的成熟,昭示了诗人个性的完善。

伴随着小说技巧的演化,诗人走上了一条许多诗坛名家共同经历的道路,即跨文体写作。尊重小说的文体特质,与诗坛崇尚口语化、叙事性写作的艺术倾向有关。最值得关切的,则是诗人气质在小说中的流露:如何从1990年前后的写意性诗体小说,转向2005年前后的写心性自传文本。对于心路历程的传记型写作,构成了叶世斌艺术个性中的最为迷人之处。心路历程穿行于高峰体验与深渊体验之间,将纪实提升为精神的彰显,将倾诉凝结为对时代的洞察。叶世斌一生中经历了从新社会到新时期、亦即从开国到开放、从改元到改革的历史进程,他的艺术个性就是大时代提炼出来的仙丹。但是大时代进入转弯之轨,社会不再有序,民俗不再有常,新的环境带来新的挑战,心灵的冲击和生存的压力纷至沓来。这一切,对于小说家和诗人都属于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8篇小说似乎前边5篇侧重“经验”,即偏于现实感;后边3篇则涉及“经历”,即基于身世感。《谁掏空了谁的口袋》仿佛重复了古老的忠孝不能两全,老刘在转型期的行为二重性却表现了相当深刻的职场经验:“他好像生活是在谁编撰的小说故事里一样。呈现在他面前的生活是如此绝望,又如此失真。这一方面严重篡改了他的人格,把他塑造成连他都看不懂的模式;另一方

面，又把他腾空起来，分离出去，使他觉得：很多事情似乎不是自己在做，而是另一个替身在做而已。”^⑬《他一生都没走过这座桥》的主人公叫闵桥，还不如叫“悯桥”，悲悯的内涵相当于“难过”——难过的，是进城的农家人。他“生在桥北，死在桥北”，开不得口求人，也拿不得人家好处，始终是无奈的外来户。

《因为我们从没敲过他家的门》写近邻之间的猜疑和误会，涉及现代都市人情的淡漠。那情节背后的焦虑心态，该是创作动机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个喜剧并不可笑，颇有表现主义神韵。尤其主人公“我”的儿子竟与作者的儿子同名，相信不是无缘无故。因为侧重“经验”，故事主人公就同抒情主人公重合了；所以《手机已经接通。手机无法接通》这篇凄婉的爱情小说，会让读者联想到第一辑《太阳的语言》中撕心裂肺的感情体验。一段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倾诉着胸中永远的痛！《你去问世道人心》涉及作者熟悉的“征地”话题，在形象塑造上最见匠心，赵友信这个人物形象，我相信是可以传世的。

身世之感的表现，亦即“经历”的陈述，同诗集《在途中》关系密切。《麦克佩斯敲门声》主人公梁之的名字应该隐喻“良知”，其身份也隐隐与作者履历暗合。尤其是《诗人和病》的主人公“时冰”更是近似世斌的谐音。这篇小说中提及《倾听与言说》，还讲到他的创作以及病情，包括父母辞世之苦、乃至妻儿带来的不安，最终归结于焦虑症，那是源于善良心地与处于非常时势所遭到的各种折磨。《美丽的惊吓》中主人公袁泽几乎是“原则”的化身，尽管谨小慎微，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同样经历“惊吓”之厄。《诗人和病》接近写实，较多形似之处；《美丽的惊吓》更多写意，追求神似。作者的文思自由穿行于虚实之间，亦写实，亦写意，正所谓不似不是戏，太似不是艺。